



陈可石教授

温情城市是幸福的

陈可石教授谈“幸福成都”

□ 特约采写 汪洋 贾一峰

成都正在构建“幸福成都”，不仅将为市民带来更全面的福利，同时也将提升城市的城市功能、生态文明建设，扩展城市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记者采访了正在成都出差的城市规划设计专家陈可石，他以专业角度和全球视野高度为我们阐释这些问题，并为我们展示他游历过的世界各国的“幸福城市”风情，描述他心中有关“幸福成都”的设计和定义。

陈可石，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曾主持完成杭州、昆明、太原、西安、成都、大理和都江堰等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规划和城市设计，同时也是汶川新城水磨镇的总设计师、珠海歌剧院国际竞赛获奖方案的首席建筑师。

幸福首先是对生命的尊重

记者：荷兰全球报道倡议组织总裁里格特瑞银在第五届达沃斯论坛上说：“整个社会和每个人都要对幸福的含义进行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也许就会找到新的衡量指标。”请问陈博士你是怎样看待“幸福成都”的命题呢？新的衡量指标是什么？

陈可石：衡量一个城市公民是否幸福，与公民内心感受有极大关系。城市幸福感，与城市空间，城市建筑，城市文化，城市风土，城市环境有关联。我们对城市有着很高期待，因为我们内心期待着一份真正的幸福。我们看到众多幸福城市评比排名皆“傍”上幸福，但幸福感标准却难统一。提升居民幸福感早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和学界的共识。

什么是幸福还是从生命谈起吧。生命短暂，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对生命价值的衡量，对生命质量的考量。人的本质就是实现自我，追求幸福生活。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最大的幸福——快乐。

营造城市幸福感，环境、人文非常重要。我有这样感受，到国外一些城市，感觉是天堂，为什么呢？高尚环境。在洛杉矶一个下午坐在街边看见很美景色，很干净街道，很文明的市民，你自然就有幸福的感受。

按照古希腊关于人的观点，文明创造人类，人类反过来影响文明进程。文明程度与城市建设，与国民美感，与国民素质有着直接关系。文明程度决定幸福程度，幸福是合乎德性实现活动的基本命题。

从主观上说，幸福感是一种归宿感、安定感、满足感，在客观上，幸福感表现为社会文明指数、经济福利指数、生态环境指数等。

从客观角度说，物价、房价上涨是当今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有些地方物价、房价已经高到市民无法承受的地步，市民幸福感肯定会受到影响。

我们做城市规划设计，还是在摸索一个新的技术引进和技术服务的模式是非常有价值的。说到你提出的主题，我就觉得成都具备这样的条件。

幸福成都需要文化底蕴做支撑

记者：幸福成都定义与成都的多元选择有着密切关联，你认为幸福成都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做起呢？

陈可石：回到主题，希望大家都能来参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幸福成都”。因为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个生命期，有青春，有壮年，有运气好的时候，有运气不好的时候。一个城市是一个生命的历史长河，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

因为每一个城市都在快速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成都一定要发展成一个名城，世界上有千万的城市，但是有名的城市比较少，比如巴黎、伦敦、华盛顿，我们应该是把成都定位成和这些城市一样可以并驾齐驱的城市。这才是我们发展的目标。如果说我们现在是新的起跑线，我们就有几个不同的选择，一个是经济的成都，一个是环境的成都，一个是文化的成都。

如果我们选择经济的成都，可能成都以后会发展成昆山、东莞这样的城市。如果选择环境的成都，我们可以强调环境，把环境做得很好，做成休闲城市。但是这些都不够，最重要是发展成一个文化的成都，因为我们所说的名城都是文化名城，都是历史文化名



城，不是经济发达，环境好就是名城。比如环境，澳大利亚所有城市都是环境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跟他相比，但是澳大利亚有的城市并不是名城，所以我们要把经济、环境、文化作为三个共同达到的目标来考虑。所以我一再强调经济是一个层面，环境是一个层面，文化是最高的层面，所以要定位成

一个迈向名城的目标上。

中国城市现在处于战国时代，吸引力、资源、资金、高端、不断提升魅力人才、项目、资金越来越多。但是有的城市处于被流出，为何？就是硬环境软环境都不到位。

另外一个概念，实际上现在的城市主要是处在一个被选择的程度上。就是说你这个



陈可石教授与记者

城市你自己说如何好没有用，关键是你被资金选择被人才选择。所以你要做到经济发达，这样就业机会才会比较高，环境才会是一流的。那么像洛杉矶环境就是一流的，温哥华这些地方，悉尼、墨尔本这些地方，这样成都才会被选择，被高端的人才选择，被我们的资本选择。

因为现在人才是跟着资本走，资本也是和人才绑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新型城市，我们说到时尚的城市，洛杉矶、旧金山都是由于这样的动力往前走。

把成都建设成伟大城市会客厅

记者：你提到对成都的“十项建议”。也是我们今天非常关心的，抓紧这个机会向您请教，比如“伟大的城市客厅”，它的内涵是什么？

陈可石：中国城市普遍缺少城市会客厅。什么是城市会客厅？多以知名景区、主题公园、广场、行政/金融/商业中心等作为载体，汇聚当地特色资源，融汇文化娱乐商业等功能，作为一种城市的品牌符号和形象窗口进行宣传推广，吸引接待外来游客、投资者。城市会客厅应该是城市最光鲜的城市名片，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留住住人的地方。

成都的城市会客厅应该修建在府南河两岸，有滨河步行街，有商业，有运动休闲场所。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为我们提供参考示范。

再有成都比如宽窄巷子，锦里称之为成都会客厅街区，可以再建50或者100个这样的特色街区，这样成都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城市，整体形成巨大会客厅。

“温情的城市”就是一种幸福

陈可石：我觉得如果说成都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大都市，首先是个“温情的城市”。这点我觉得像很多城市做得比成都好。比如杭州，我认为他们一步一步地利用规划改造西湖，规划杭州。把杭州这几年整体的城市提高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比如上海从浦东开始规划，一直很强调规划的前瞻性。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成都学习的。

我们重视大环境建设，但是没有注重微观环境建设。阳台、屋顶、路边路灯、插花。成都气候适宜种花。

种花与幸福感最具体最直观。中国生活哲学讲木养人。所谓养，就是一种温润。花木这种温润就是互相感应，就是“同气相求”的践行。

每个时代的人心都需要润养，尤其是今朝。养花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花木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因而人类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对花草有着极强的亲近感。人们常会对着一片秋林心驰神往，也可能会为一组美丽的花纹而一掷千金，可谓是“人木自相亲”了。

文化是城市幸福感的核心

陈可石：我们羡慕的巴黎伦敦不是因为它们发达经济繁华商业古老建筑，而是文化。

文化是一个城市最后竞争力。刚才讲到一个城市有三个层面：经济、环境、文化。

中国经济发达城市很多，与国外相比主要差距在文化。

纽约伦敦每天上演歌剧30部。爱丁堡艺术节全世界的艺术节，文化本生就是巨大产业。伦敦排名第一的经济不是制造业金融业，而是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音乐制作产业，以及与文化相关的文化旅游产业。

我们的城市更多是作为旅游目的地的过境线，很难让游客深度游。巴黎伦敦5日游靠什么吸引人？三天博物馆，一天歌剧酒会，高尚夜生活，一天购物。中国城市呢？缺少足够吸引力。

成都有很好基础，但缺少足够博物馆群落。阿姆斯特丹有1000个博物馆，哈佛大学有几百个博物馆，佛罗伦萨本生就是一座博物馆。成都至少要向阿姆斯特丹看齐。我们现在城市规划总体的一种理论，比如说高效率、节约土地、节约能源、环境可以保证，文化生活可以组织。我们可以建设很多博物馆、歌剧院这些。剑桥大学就有1000多个博物馆，成都至少建设1000个以上博物馆。

我希望成都变成一个领先的城市

陈可石：我们没有机会可以想像成都未来形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成都在这个世界作为一个城市。我觉得如果不是飞机票上注明了这个城市，有的时候我也会忘掉这个城市，因为他们太雷同了。成都很大程度上也是面临这样的问题。这是很核心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把成都盆地传统的建筑学和现代的建筑文化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成都未来的形态在世界上是一流的。我认为这才是大题目。当然很多东西我们是拿来主义，也要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包括像我们这种海归也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城市，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要有自己的根，有自己的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城市才有自己的原创性。

成都在中国城市当中最有可能做得最好，至少在西部。在西部大开发中，成都作为中西部崛起的典型城市，世界要通过成都认识西部。在城市化进程中，成都在全国率先探索，闯出一条统筹城乡发展科学之路，世界要走进成都触摸中国的脉动，在产业结构大调整中，成都以发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的路径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特有的方式证明了中国巨变。

未来十年是关键，在西部山水格局、人文底蕴、国际化程度，决定成都在国际格局位置。成都提出建设世界田园城市的战略，就是伟大的城市幸福实践。

纽约在19世纪上半叶决定世界格局位置。新加坡在20世纪中叶决定在亚洲格局位置。

我希望成都变成一个领先的城市，在时尚、文化、环境、经济这些方面领先，这些很重要。如果我们仅仅说是成都，成都是一个中国的第几第几或者我认为就把成都的定位放在一个比较普通的定位。如果我们讲成都是率先提出创建中国的一个名城这么一个定位，我们就可以和佛罗伦萨比，和巴黎比，和悉尼，和洛杉矶比。

我希望未来的成都，比如说我们是十个全世界最有名的城市。应该数到成都这样才是成都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心，在这个基础上做规划。做好城市规划设计非常重要，一个城市建设是否成功，规划设计占据50%的份额，先规划设计再建设才是科学的。